

諸位同學，請看「光明覺品」，光照十方百萬世界，偈頌第六首看起：

【於法無疑惑，永絕諸戲論，不生分別心，是念佛菩提。】

這十首偈前面五首是讚歎「佛法難思」，後面五首是「示入方便」。從第六首這講方便。清涼大師在註解裡面為我們提示的，「上來說佛，不離功德菩提」，就是前面的五首偈。「上所說法，不離教義，次第令入」。這個令入，這不是八，這是出入的入，次第令入。「初偈令念菩提」，這是第六首偈。這四句說四樁事情。第一句「善決性相」。念菩提也就是念自性，也就是念真心，也就是念第一義，我們通常講正念真如，或者加上一心正念真如。這首偈特別是對我們念佛人來講，重要！我們確實要好好的來學習。

第一句是先決條件，『於法無疑惑』，正念才能夠生得起來。清涼在此地把這四句都給我們說出來，我們在此地把這個文念一念。「次二句」，就是第二句、第三句「契理絕想」，想就是妄想分別執著，這斷掉了。「以生分別想，即戲論故。具斯二義為念菩提」。具足這兩個意思，契理絕想這兩個意思就是還要離一切戲論。

「故大般若云，覺法自性，離諸分別，同菩提故。又心絕動搖，言亡戲論。又瑜伽九十五」，就是《瑜伽師地論》第九十五卷，我們知道《瑜伽師地論》總共有一百卷，第九十五卷裡面有講「六種戲論，故名為諸」。這是清涼大師給我們提示的。我們來細細的看看清涼大師的講解。

「善決性相」，著重在這個「善」字，這個字非常活潑。決是決斷，就是說你對於性相，性相後頭還有理事、因果，我們常常在

講席當中提醒同學，這六個字把世出世間法包括盡了，世出世間一切法歸納起來總不外這六個字。性是體、本體，相是現相，體性現相，這是講宇宙、眾生的來由。宇宙從哪來的？世界從哪來的？這世界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星球、星系。星球裡面有許許多多的眾生，這都從哪來的？這是性相，性能現能生，相所現所生。佛在大經裡面告訴我們，能所是一不是二，這是不思議的境界，《華嚴》這部經講得透徹。就現相上來講有事、有理、有因、有果，雖然非常複雜，經論上常講無量因緣，無量因緣總歸納起來不出理事因果，這就都包括了。

善決，這講到這個善字。佛常常跟我們講「佛無有定法可說」，這就善。法如果是一定的，不能改變的，那這個法是死的，不善。譬如方位，我們講東南西北，說東南西北，你總得有個座標你才能說，不然的話，這東南西北是戲論，毫無意義。哪裡是東？哪裡是西？我們以現在住的這個地方澳洲，以這個為座標，澳洲的東面是南美洲，澳洲的北面是印度尼西亞，西面也是印尼，南面是南極。如果我們以新加坡為中、為座標，東南西北就變了。所以，法怎麼能有定法說。佛經上講得很清楚，以我們娑婆世界為中心，阿彌陀佛的世界在我們的西面，西方極樂世界。如果再往西面去，從阿彌陀佛就是十萬億佛國土再往西面去，那邊的世界稱什麼？阿彌陀佛的世界在東方不在西方。極樂世界上方有世界，上方看極樂，極樂在下方。下方有世界，下方世界看阿彌陀佛在上方。它到底在哪一方？一定要有個座標。懂得這個道理叫善，不曉得這個道理那就不善。

所以世出世間法不是定法。又何況這個座標它還會變，現在科學家已經證實，地球在空中運轉有個軸心，南極、北極，這個軸心不是固定的，它振動，振動的時候也稍稍有差異，若干年它有個週

期，這個稍稍學一點天文的同學們都知道。這從小的。我們知道太陽系是繞著銀河系轉的，銀河系是個大的旋轉的星體，也是圍繞著一個中心在旋轉，那個中心也不穩定。銀河究竟繞著什麼圈子在旋轉，現在科學家還沒證實，我們相信將來一定會發現，因為它太大了。這些事，《華嚴經》我們前面講過，「世界成就品」裡都說過。

無論世界多麼大，無論微塵多麼小，總不出性相、理事、因果。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，用在人事裡面，這一句話顯得更重要。我們對於一個人沒有疑惑，對於一樁事沒有疑惑，你真的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這個疑惑才能斷。如果沒有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怎麼能不疑惑？試想想看，不想別人想我們自己，我們自己對於什麼沒有疑惑？對宇宙、對天地、對大自然，對一切人、對一切事、對一切物，可以說沒有一樣不疑惑。為什麼會有疑惑？沒有一樣我們是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所以有疑，惑是迷惑。有懷疑、有迷惑，於一切法統統都有疑、都有惑，這是凡夫，六道凡夫。四聖法界裡面有沒有疑惑？還是有疑惑，比我們少一點。六道裡面的疑惑他清楚了，他沒有疑惑了，他超越了。四聖法界、一真法界他有疑，他有惑。所以他還不能超越十法界，還不能夠證得一真法界，什麼原因？疑惑。所以佛經上常常講「斷疑生信」，生信就除疑，這是大事，這不是小事。

「於法無疑惑」，我們就現前來講兩種人。一種人上根利智，他確實於法通達明瞭，這種人在佛法裡面稱為法身菩薩，他沒有疑惑了。法身菩薩就是一般人講的明心見性，見性就是對於性相、理事、因果通達明瞭，他證得了。沒有見性的那些修行人還有疑，所謂是小疑有小悟，大疑有大悟，疑要是斷掉了，徹悟。大徹大悟，華嚴會上圓教初住以上的菩薩，於法無疑惑，十法界裡面於法統統

都有疑惑。所以這個偈子不是對普通人講的。

在我們這個世間，剛才講了兩種人，一種人是上根利智，雖然他不是明心見性，沒達到這個境界，他對一切法雖然不知道，他也不疑，他也不迷惑，這是什麼原因？善根深厚。他對於經教裡面所說的，他能接受。雖然對於佛所講的這些性相、理事、因果不甚明瞭；不能說他不明瞭，不甚明瞭，能了解個幾成，百分之二、三，十分之一、二。其餘的呢？其餘他不疑。為什麼不疑？相信老師，對老師具足了信心。所以對於老師的教誨，他肯定是依教奉行。這個人善根深厚。

另外一種人他完全不知道，對於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他完全不通，但是他有福報。什麼叫福報？佛怎麼說，他就怎麼做，他也不問什麼道理，絕不追究，他沒有疑問。佛教我怎麼做，我就怎麼做，那還會有錯嗎？什麼道理不懂也不問，依教奉行。佛叫你萬緣放下，他真放下；叫你一心念佛，他就準一心念佛。這個人念幾年佛，真的站著、坐著預知時至往生了，福德深厚！這不是普通人，大福德，我們常講下愚。所以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」，這兩種人好教。

下愚是有福，上智是真有智慧，麻煩就是當中這一截。當中這一截人數特別多，既非上智又非下愚，他對於宇宙之間世出世間一切法充滿了懷疑，對佛、對菩薩信心生不起來，這是我們常常講的業障深重，障礙了他的福德因緣。這沒有法子，這就是佛法裡面講「無緣之人」，佛不度無緣之人。佛也沒有辦法叫他相信，必須等待他的業障消得差不多，生生世世修積的這些善根漸漸成熟，這個時候他才能生起信心，那個時候佛菩薩會來教他，會來幫他忙。「佛氏門中，不捨一人」，這些事跟理我們都要明瞭。所以清涼在註解裡頭，善決性相。

我們今天說老實話，學上智學不到，學下愚也學不到。早年我年輕的時候跟著李老師學，李老師就給我講過好幾次，他說他想學愚，學了幾十年都學不像。學愚不是容易事情。古德常常這樣勸人，這上智是你沒有辦法勉強的，下愚可以學。不管能不能學到，對自己肯定有好處。為什麼？你能學下愚，你一定會謙虛，你對一切人事物會恭敬、會尊重，會降低你的貢高我慢，這对你修學就有很大的幫助。真正那個愚叫愚不可及，在這個世間自古以來，就在現前我們也看到不少，老實人，真幹！你問他教理他不懂，他沒有聽過經，甚至還有不認識字的。他們真的相信，一門深入，真的是長時薰修，他的光陰不空過。

我相信我們同學許多都聽說過倜虛法師所說的，諦閑法師有個徒弟鍋漏匠，那就是愚不可及，我們一般人比不上他。你看看他就是相信老師，他的老師是諦閑法師，師父教他放下萬緣專念阿彌陀佛，他就真念，他真放下。師父教得好：念累了，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接著念。告訴他：將來準有好處。他也不問什麼好處，他就聽話，他沒有疑惑，這一點難得。死心塌地念了三年多，果然有效，他站著往生了。預知時至，站著走的，走了以後還站了三天，等待諦閑法師來替他辦後事，不得了！這個事情距離我們還不算太遠，半個世紀之前的事情。念佛往生的，在近代這種人佔大多數，而且那個成就、往生的瑞相不可思議。我們仔細再看看這些人，多半是很苦的人，生活在這個世間吃盡了苦頭，怕苦不想再吃苦了。所以遇到一個善知識、遇到一個好老師教他，他百分之百的順從，一絲毫疑惑都沒有，真的是如大經所說的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根」，他信。

我們今天學佛歲月時日不少了，有人學了七八年、十幾年、二十幾年，我學了五十三年，為什麼沒有他們這樣成就？不說跟別人

比，跟鍋漏匠我們就比不上他，他三年都成功了，我們搞了五十三年。原因在哪裡？他百分之百的信心。我們今天搞這麼多年，說老實話，對佛法能有百分之五十的信心，不錯了。百分之五十的信心，那功夫稍稍能得力；要是不到百分之五十，功夫不得力。到什麼時候你才有成就？最低限度要有百分之五十九的信心，你才有成就。在百分之五十，不錯了，這得力了，加速度向上提升，一點都不懷疑。經論上所講的，我們每天在讀誦，有些我們能懂，很好。不懂？不懂也不懷疑，也無須去研究，研究沒得用、沒用處，讀過就好。一遍一遍讀過，阿賴耶識裡頭種子落下去了。等到哪一天信心清淨了，則生實相，就豁然大悟。這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定能開慧。

二、三句『永絕諸戲論，不生分別心』。這兩句清涼大師給我們提示的是「契理絕想」，說得好。契是契入，理是什麼？理就是諸法實相。世出世間一切法的真相，你體會到了，你契入了，你明白了。契入是個形容詞，真的有沒有入？沒有出入，有入就有出。老老實實說就是覺迷。長時間在迷，一旦覺悟，那個覺就叫做契入，不是真的有個入。你要真的講找個入找不到，那你就錯了。前面一首偈講到「無性無所轉」，無性，哪有出入？所以沒有出入。在自性裡頭，沒有分別、沒有妄想、沒有執著，一法不立，一法不生，法爾能現，這不可思議。法爾是自自然然它能現（能變現）一切法。雖變現一切法，你不要以為這一切法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好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。如果有能入、有所入，它就不是虛妄的。所以雖然給你講入，入不可得，那真的入了。

我們凡夫最難的，對這個大乘佛法，尤其是向上一著沒有辦法體會，什麼原因？我們不離分別心，我們所用的都是分別，都是在妄想分別執著，所以怎麼學習都沒有辦法覺悟。因為什麼？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是妄想，妄不能破妄。一切妄相是從妄生的，妄怎麼

能破妄？離了妄，妄才沒有。所以這個事情總得要離妄想分別執著。你要不能離這個，你怎麼會契入境界？你怎麼能契理？所以契理，想就斷了。這一個想就是我們講的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沒有了，這契理了。

下面說的，「以生分別想，即戲論故」。戲論，我們一般講開玩笑，不是真的。戲論就是不是真的，說著好玩而已。佛給我們的示現，給我們說的一切法，我們要是在形色、言說上起了分別執著，錯了，你永遠不能體會它的真實義。開經偈上所講的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你永遠不能夠理解它的真實義。什麼原因？因為你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你的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，你沒放下。如果放下？放下就是。那個真實義你自然就明白，這個時候叫豁然大悟、豁然貫通，這個時候「於法無疑惑，永絕諸戲論」。因為什麼？不生分別心了，分別執著、起心動念都沒有了。所以分別執著都是戲論。

「具斯二義」，前面講的一個是無疑惑、一個是無戲論，無分別這叫念菩提。念，有沒有念？有沒有天天去念菩提、菩提，是不是這樣？不是這樣，這不是念菩提。菩提也沒有。菩提是印度話，它的意思是覺。佛是覺者，菩提是覺，佛菩提，覺者之所覺。怎麼個念法？不是口念，不是心想。你看「念」這個字，中國文字了不起，智慧的符號。念是什麼？念是今心。現今這個心就是覺者之所覺，這叫念菩提。你懂得這個道理，念阿彌陀佛也不例外，現前這個心就是阿彌陀佛，這叫念阿彌陀佛；現前這個心就是極樂淨土，這叫離念。西方淨土依正莊嚴有沒有念在口上？沒有。有沒有念在心上？沒有。因為念在口上是戲論，念在心上是分別執著。這個事，難！現在的心，心是什麼？心是法界虛空界。念佛念菩提，就是覺心遍法界虛空界，覺心遍一切剎土眾生，這真的在念佛。心行跟

虛空法界剎土眾生合成一體，這叫契入，此地講契理，所有一切妄想戲論都絕了。

這些覺者示現在九法界，行大慈悲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，他有沒有違背菩提？給諸位說，沒有。何以沒有？他的示現有無不二，現即無現，無現即現；他的說法，說無說不二，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。我們要怎樣契入他的境界？至少要聽而無聽，無聽而聽。這個話意思很深，而且很容易誤會。一誤會，那就完了。聽而無聽，聽就是不聽，不聽就是聽，那我就不聽，不聽就是聽。這是一百八十度的相違背，完全不了解真實義，真正是差之毫釐，謬之千里、萬里。

大師在此地引用《大般若經》，這段話說得很好「覺法自性，離諸分別，同菩提故」。《大般若經》裡面有一個小故事，《鈔》裡面註出來了，也很不好懂，可是我們把它念一念。這段經文在「文殊分中」，前面所講的「心絕動搖，亦是此經，次後那伽室利分」，那伽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意思是龍。那伽室利，室利是吉祥，完全翻成中國意思是「龍吉祥菩薩」。「妙吉祥菩薩，欲入城乞食」，那個時候出家人的生活方式是到外面去托鉢乞食。文殊菩薩入城乞食。「龍吉祥問云，我欲入城，為有情故，巡行乞食」。巡行就是沿門托鉢，龍吉祥菩薩看到文殊菩薩去托鉢去了，他也要去托鉢，我們兩個一起去好了。他們兩個這一問一對，什麼叫念菩提就顯現出來了。現在時間到了，這個公案我們留在下一堂課再講。

諸位同學，我們接著再看《大般若經》裡面這段小故事：

兩位菩薩去乞食，這兩位菩薩，一位是妙吉祥就是文殊菩薩，一位是龍吉祥菩薩，他們兩個人去乞食。龍吉祥菩薩就問，我想入城「為有情故，巡行乞食」。有情是有情眾生。說這個話、有這麼一個念頭，我們想想他有沒有分別？執著我們不談，我們只談他有



沒有分別。為有情故，巡行乞食。其實菩薩在演雙簧，表演給我們看的，讓我們在覺悟。

他問這句話，文殊菩薩就告訴他，「妙吉祥云，隨汝意往」，你要去，隨意。「然於行時」，這下面所說的我們就很不好懂。你可以隨意去，但是你於行時「勿得舉足」。但我們想想，你要走路，走路你不把腳抬起來你怎麼走？抬起來之後要下足，你不可以舉足也不能下足。「勿屈勿伸」，你走路的時候這個腿一定有屈有伸，這什麼意思？這三句講的是身體，總不出身語意三業。講得再多，用身語意就全部把它概括了。凡夫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必定落身語意；諸佛如來、法身菩薩他們應化在世間，他決定不落身語意，差別就在這裡。他走路，走路的念跟真如相應，跟佛菩提相應。與真如、與佛菩提相應，那就是說與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相應。才起心動念就錯了，著了身相。舉足、下足、屈伸，身相，著了身相。

什麼叫不著相？這一段文實在講是提供我們很好的參考，看看菩薩是怎樣應化在世間的。我們對這個身太重視了，念念都沒有把身體忘掉，著相，所以這個身體老有毛病。病從哪裡生的？病從妄想分別執著裡頭生的，離妄想分別執著，這個身體不會生病的。維摩居士生病了，維摩居士我們知道是佛示現的，示現生病讓大家來看病、來問候，他來說法。裝病，裝病是引導人來問他，他來說法，不是真的。「一切法」包括身體、包括依報環境，「無所有，畢竟空，不可得」，哪來的病？病也是一法，那病也是無所有、畢竟空、不可得。這叫善巧方便，這叫善知善行。

再看底下，「勿起於心，勿興戲論」。這把三業都說到了，勿起於心是意業，勿興戲論是語業。你看身、語、意三業，三業清淨。換句話說，一切時一切處永遠保持著三業清淨。怎麼保持法？念

念跟菩提相應。我們再往下看，這是講三業，下面再講依報。「勿生路想」，不要生起來這是路；「城邑想」，這個勿生是連到的，這個地方是城，這個地方是村莊，這裡是小鎮，物質環境。下面人事環境，「大小男女想」，這是大人那是小孩，這是男人那是女人。你去托鉢就托鉢，你可不能，這是妄念妄想。你看依報正報，依正都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文殊菩薩如是，龍吉祥菩薩又何嘗不如是？今天兩個人唱雙簧，一問一答，讓我們明白這些事理，教我們怎麼學習，我們要懂這個意思，才不辜負這兩位菩薩為我們現身說法。這事說出來了。

下面說，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要這個樣子？「菩提遠離諸所有想」，這把道理說出來了。佛弟子、大乘弟子發菩提心，念念不失菩提心，念念不離菩提心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菩提心，菩提離念，真心離念。真心裡面起心動念尚且沒有，哪來的分別執著？分別執著是粗念。極其微細的動念都沒有，所以沒有一切想，想就是分別，沒有一切分別。這是解釋經上講「不生分別心」。你怎麼還有分別？你有分別，你出不了十法界；你有執著，你出不了六道輪迴。大乘人，這兩句話比什麼都重要。於一切法依報、正報，決定不起分別、不起執著，你的心永遠是定的，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不是盤腿面壁在那裡端坐，那叫入定；無時無處行住坐臥都在定中。

今天上午你們在講堂，朱居士入定了，實際上他是在那得清淨心。許多同學來給我說：不得了，朱居士坐在那裡，氣色也不好，不知道怎麼？我們在他耳朵邊敲引磬也沒有反應。我告訴大家，過去在華藏圖書館他常常有這個現象，我們是看了多次，所以不見怪。此地同學大概沒有看到過，都看到很奇怪。真正入定，不一定要坐在那裡，走路、言談甚至於歌舞都在定中，動靜一如，「理事無

礙，事事無礙」，那是大定，真得受用。龍吉祥菩薩跟文殊菩薩兩個人出去托鉢在定中，他這個定沒有出入，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

下面說，「無高無下，無卷無舒」。無高無下是平等。前面所講的，於依正都不分別、都不起心，那是清淨，清淨平等。「心絕動搖，言亡戲論，無有數量」。心絕動搖，動搖是起心動念。六根接觸外面境界，你還會起心動念，你心動搖了。動搖就是動、震動，你心動了。這心一動就是無明、就是迷惑。心無動搖，常覺不迷。言亡戲論，言是什麼？言語沒有了，戲論就沒有了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心絕動搖是心行處滅，言亡戲論是言語道斷。

不起心、不動念，哪裡還會有言語。這個境界裡頭無有數量，這一句很重要。我們世間人所講命運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命運，你家庭有家運，國家有國運，世界有世運。什麼是命運？命運就是數量。起心動念就落在數量，不起心、不動念沒有數量。十法界都有數量，一真法界沒有數量，不落在數量裡頭。這樁事情《了凡四訓》裡面雲谷禪師的開示就講到了。人何以有命運？你有數。所以你會被孔先生算得那麼準確，因為你落在數量裡頭。一個人真正做到忘我，《金剛經》上講的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」，就超越數量。算命的給你算就算不準，看相也看不準，算命也算不準，為什麼？超越了。只要你執著這個身是我，或者執著這身是我所，都在數量裡頭。你果然覺悟，我沒有，哪來的我所。

身沒有，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。這是說什麼？這對初學凡夫方便說。要是給你說真的，說真的你不懂，只有隨順你。隨順你能夠理解的給你說，你不能理解的不能給你講，講了，你會覺得奇怪，你不能接受，你不得利益。這就是佛說法的善巧方便。你是什麼樣的程度就給你說什麼法，決不能超過，超過你不懂，不能接受，你

還會反駁，你會排斥。所以一定要在你程度、領悟能力範圍之內給你講，你才會歡喜讚歎。不知道佛法深妙無涯，你現在這一段覺得很歡喜；再過一個時段給你說，又提高一層，更妙了。

一切諸法其廣沒有邊際，其深沒底。所以說我們非常感慨，這樣好的學術，在世間學校裡頭不能開課，真的是太可惜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今天這個世間尖端科技都不能夠超越。現在尖端科技的發展兩個極端的方向。一個方向是走無限大，太空物理，《華嚴經》裡面講華藏世界，這是講無限大；一個階段是無限小，量子力學，佛法裡頭講微塵世界，比科學家講得更微細、更不可思議。微塵裡頭有世界，世界裡頭有微塵，微塵裡頭又有世界，重重無盡，其深無底。你能契入幾層？對於人生，無論對於生活（物質生活、精神生活）方方面面有絕對的利益，有真實的好處。

具體來說，人生第一個是健康長壽。你沒有健康的身體，你什麼事都不能辦。無論從事哪個行業，健康第一，長壽第一。第二是聰明智慧，第三是財富能力。這三樣東西，這是非常現實的，現在社會大家追求的，你到哪裡去求？你能求得到嗎？在佛法裡面，真的，這三樁東西叫小事一樁，有求必應。我在年輕的時候真正是貧窮下賤。賤，社會上沒有地位；窮，沒有財富，明天有沒有飯吃都是打問號。幸虧在那個時候接觸到佛法，佛法對我的幫助太大。首先讓我怎麼樣？不想有明天，只有今天，決不想明天。所以雖然窮、貧賤，我很快樂，那就是我沒有欲望、沒有奢想，安分守己，讀經念佛，自得其樂。以後跟李老師學會講經，不但自己得樂，而且能跟別人分享，往後是樂此不疲。我在這講台上，今年是四十六年了，天天講，真的是人生第一快事、第一大樂，與許許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來學習經教、來探討真理，落實經典的教誨，得到真實的受用。

第一個大受用改善了我的身體、生理，身體健康。我在年輕的時候，念小學身體就不好，貧血，這是我記得的。戰亂期間那個生活非常苦，天天逃難。中日戰爭，這八年抗戰，逃難的時候走路，沒有交通工具。距離戰場近的地方連機關槍都聽得清楚，那砲聲更不必說。所以那個八年，抗戰八年，我們是兩條腿走路，在中國走了十個省，東南十省走遍了。所以諸位想想，生活不安定怎麼讀書？那時候正好是讀書的年齡，所以我童年失學，對於求學非常羨慕。沒有學校讀書，沒有錢讀不起書，雖不能上學，我不離開書本，自己讀，自己學。有一些老人、長者時時刻刻向他們請教，接受他們指點。一生都在流浪，所以以後出家了，實實在在講家這個觀念對我非常淡薄。我從十四歲離開父母，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一個人在外面，一直到現在，依然是居無定所，依然是寄人籬下。所以佛家講「出家」，出家對我來講不是難事，已經習慣。但是佛講得深，要出煩惱家，出妄想分別之家，這才是真出家；出這個居住田宅之家，這不是真的，這些義理我們都要明瞭。

所以我們諸位同學在這裡仔細來看看這些大經大論，所說的總不出真誠心、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正覺心、慈悲心，大菩提心。可是這些名詞意思很深很廣，要不通過這些大經大論，我們的理解解得很淺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所得到的受用就有限。你要真正是深入經藏，對於大經大論能深入，你理解得愈深受用愈廣，受用無窮。前面說了我們第一個受用身體健康長壽，第二個受用智慧增長，第三個受用福德現前。福德就是物質生活上不再欠缺，衣食住行不要操一點點心。這就是世間所講的大福報，圓滿的福報。我們不需要多，多了沒有用處，夠用，吃得飽，穿得暖，有個小房子可以遮蔽風雨，足了。出門，現在交通工具很方便，不缺乏。物質精神都過得美滿，人怎麼會不開悟！

「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」，無爭無求在佛法上講就是富足。「富在知足，貴在知退，福在受諫」，受諫就是能接受別人的勸告。我們每天讀經，接受佛菩薩的教誨，這真正大福報。一生，一切時一切處行住坐臥都在學習。諸位想想看，世間還有什麼福報比這個更大的。教也是學，教學相長。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」。古人說得好，「學所以治己」，把自己的靈性向上提升；「教所以治人」，幫助別人提升；「不學則不智，不教則不仁」，自學化他，精進不懈，這是勇。什麼叫智、仁、勇，這不就明白了。智仁勇在中國古代稱為「三達德」，達是通達無礙，大德大能。

這裡面說了這麼多，清涼大師說「今唯用後一對耳」，這後面一對就是心絕動搖，言亡戲論，用這一句來解釋這首偈「永絕諸戲論，不生分別心，是念佛菩提」。用這兩句來做解釋。這是把《般若經》上這段話都引用出來。下面《疏》它有引用《瑜伽師地論》九十五卷所講的六種戲論，這屬於佛學常識，我們不能不知道。

這六種，第一種「顛倒戲論」。顛倒是與事實完全不相符，這我們要明瞭，我們不能夠犯這個過失，不可以違犯這個過失。換句話說，處事待人接物要誠懇，要言而有信，所以我們提倡誠信。這幾年我教人四個字，我們大家都認真學習，針對我們現前毛病來說的，「誠、敬、謙、和」這四個字，要真誠、恭敬、謙虛、和睦，一定要從本身做起。學院，我們是過的團體生活，通常在一塊兒生活的有四、五十個人，每個人都能做到這四個字，這個團體是和合僧團，真正六和敬的僧團。我們才對得起佛菩薩，才對得起祖師大德、對得起我們的護法，要對得起自己。

顛倒，實在講顛倒戲論我們常常犯著，這就是我們現在世間一般人講的誤會，誤會就是顛倒戲論。誤是錯誤，會是體會，你所體會的是錯誤不是正確的。對人也好，對事也好，我們想錯看錯，於

是怎麼樣？就做錯、說錯。這做錯、說錯，不是說就沒事，它產生影響，特別是對人。我們對人要是看錯、誤會，我們常常批評這個人、說這個人，讓大家對他都產生誤會、都產生誤解。這是很好的一個修行人，因為我們對他的誤會、誤傳，而讓許多人對他也產生誤會，我們就有過失。這個影響的面要是愈大，過失就愈大；影響的時間愈長，我們的過失就愈深。如果他真的是個好人，他對於一切大眾是有利而無害的，那我們的過失就犯得很重。

與人交往，觀察一個人非常不容易，這個知人是大學問。一個人說是沒有過失，那太難了。清涼大師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，《疏鈔》裡面所說的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，如果真的講沒有過失，那只有佛一個人，等覺以下還不免有過失。又何況菩薩在這個世間示現有權有實，有時候他裝錯誤，不是真的。像前面我們講的龍吉祥菩薩，他的言詞裡面說「為有情故，巡行乞食」，這個話就有過失。為什麼？沒有離開分別。龍吉祥菩薩是等覺菩薩，文殊也是等覺，文殊跟他這一番話是因龍吉祥菩薩引起的，所以我說他們兩個在唱雙簧、在變把戲，是來教化我們的。這一問一答我們才曉得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分別、不執著，這叫「念佛菩提」。這就是大乘經上常講的一心正念真如，這在念佛法門裡面叫理念，理一心不亂，這個太高太高了。最高的念佛方法，沒有形式。大權示現裡面，有的時候我們不知道，誤以為他破戒了、他犯罪了，是我們對他產生的錯覺，於是我們就有意無意的顛倒戲論。害人不淺，害自己更深。

害人害自決定成正比例，這句話義理也很深。你害人多深，你害自己也多深，你害別人多廣，你害自己也多廣，決定成正比例。這是什麼道理？因果的道理。如是因得如是果，因緣果報絲毫不爽。如果你傷害的是一個覺悟的人、是個明白的人，那好，為什麼？

我們自己受的罪報會減輕。要傷害一個一般普通人的，那個罪報不得了。傷害覺悟的人，因為覺悟的人他不會受你傷害，就是說他不會被境界所轉。你毀謗他、你侮辱他、你陷害他，他決定沒有瞋恚心。他要有瞋恚心，還會起心動念，他迷，他沒有覺悟。如果真正覺悟，他不會有這個念頭。為什麼不會有這個念頭？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、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一笑了之，他怎麼會把這個放在心上？怎麼會計較？你這個地方排斥他，他那裡還有路，所謂是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，中國人講「條條大路通長安」，這個路走不通，那個路走通！老子所說的「上善若水」，水你攔不住它，這個地方擋它，那邊流了；那邊擋它，那邊流了。所以跟覺悟的人好相處，跟迷惑顛倒的人不好相處。迷惑顛倒的會結冤仇，冤冤相報沒完沒了。

解決爭端要從自己，不在外面，我要把自己內心所有一切怨懟化解。自己心開意解，生智慧。自己心裡頭有怨恨、有對立，就是有情有欲、有分別有執著，你永遠不開智慧，你說這個損失多大！學佛的人要想得真實受用，要從這個地方下手，把自己內心裡面對一切人事物的對立、誤會要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瞭瞭，統統把它化解，恢復到真誠清淨平等。用大菩提心、正覺之心對人對事對物，我們就走向菩提道，跟一切諸佛如來、法身菩薩同一個方向、同一個目標，他們在前面，我們在後面，決定能達到目的地。所以這個顛倒戲論我們要遠離，那就是言語造作小心謹慎。有疑不能說，怕說錯，一定要搞得很清楚才可以說。尤其是謠言，決定不能夠傳，謠傳是不可靠的，要有智慧去判斷。

第二種叫「唐捐戲論」。唐捐是完全沒有利益的，這雖然說損害不大，但是什麼？浪費了我們時間，浪費了我們的精神，浪費了我們的體力，還是有損失。所以這種事情覺悟的人不會幹的，菩薩



們決定不會做這個事情。也就是念念於自於他都有利益，不可能說是有一樁事情對自己沒有好處，或者行，對別人決定有好處，損己利人，這是菩薩的行為；損人利己，這是凡夫。凡夫裡面，你看看雍正說的，小人不是君子。君子不害人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；成人之惡，不成人之美，這世間小人。我們不能不學，尤其不能不謹慎。現在時間到了，我們這一段沒講完，這段很重要，說說對我們都有好處。好，我們下一堂課再接著講。